

# 開放文學 – 神鬼仙俠 – 西遊補

## 第一回 牡丹紅鯖魚吐氣 送冤文大聖留連

萬物從來只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  
敢與世間開眇眼，肯把江山別立根？

此一回書鯖魚擾亂，迷惑心猿，總見世界情緣，多是浮雲夢幻！

話說唐僧師徒四眾，自從離了火焰山，日往月來，又遇綠春時候。唐僧道：「我四人終日奔波，不知何日得見如來！悟空，西方路上，你也曾走過幾遍，還有許多路程？還有幾個妖魔？」行者道：「師父安心！徒弟們著力，天大妖魔也不怕他。」說未罷時，忽見前面一條山路，都是些新落花、舊落花，鋪成錦地；竹枝斜處，漏出一樹牡丹。正是：

名花纔放錦成堆，壓盡群葩敢鬥奇？  
細剪明霞迎日笑，弱含芳露向風欹。  
雲憐國色來為護，蝶戀天香去欲遲。  
擬向春宮問顏色，玉環嬌倚半酣時。

行者道：「師父，那牡丹這等紅哩！」長老道：「不紅。」行者道：「師父，想是春天曠暖，眼睛都熱壞了？這等紅牡丹，還嫌他不紅！師父不如下馬坐著，等我請大藥王菩薩來，替你開一雙光明眼。不要帶了昏花疾病，勉強走路；一時錯走了路頭，不干別人的事！」長老道：「潑猴！你自昏著，倒拖我昏花哩！」行者道：「師父既不眼昏，為何說牡丹不紅？」長老道：「我末曾說牡丹不紅，只說不是牡丹紅。」行者道：「師父，不是牡丹紅，想是日色照著牡丹，所以這等紅也。」長老見行者說著日色，主意越發遠了，便罵：「呆猴子！你自家紅了，又說牡丹，又說日色，好不牽扯人！」行者道：「師父好笑！我的身上是一片黃花毛；我的虎皮裙又是花斑色；我這件直裰又是青不青白不白的。師父在何處見我紅來？」長老道：「我不說你身上紅，說你心上紅。」便叫：「悟空，聽我偈來！」便在馬上說偈道：「牡丹不紅，徒弟心紅。牡丹花落盡，正與未開同。」

偈兒說罷，馬走百步，方纔見牡丹樹下，立著數百春紅女，簇擁一團，在那裡採野花，結草卦，抱女攜兒，打情罵俏。忽然見了東來和尚，盡把袖兒掩口，嘻嘻而笑。長老胸中疑惑，便叫：「悟空，我們另覓枯徑去罷！如此青青春野，恐一班變童弱女又不免惹事纏人。」行者道：「師父，我一向有句話要對你說，恐怕一時沖撞，不敢便講。師父，你一生有兩大病：一件是多用心，一件是文字禪。多用心者，如你怕長怕短的便是；文字禪者，如你歌詩論理，談古證今，講經說偈的便是。文字禪無關正果，多用心反召妖魔。去此二病，好上西方！」長老只是不快。行者道：「師父差矣！他是在家人，我是出家人；共此一條路，只要兩條心。」唐僧聽說，鞭馬上前。

不想一簇女郎隊裡，忽有八九個孩童跳將出來，團團轉打一座「男女城」，把唐僧圍住，凝眼面看，看罷亂跳，跳罷亂嚷，嚷道：「此兒長大了，還穿百家衣！」長老本性好靜，那受得兒女牽纏？便把善言遣他；再不肯去，叱之，亦不去，只是嚷道：「此兒長大了，還穿百家衣！」

長老無可奈何，只得脫下身上衲衣藏在包袱裡面，席草而坐。那些孩童也不管他，又嚷道：「你一色百家衣，捨與我罷！你不與我，我到家裡去，叫娘做一件青蘋色、斷腸色、綠楊色、比翼色、晚霞色、燕青色、醬色、天玄色、桃紅色、玉色、蓮肉色、青蓮色、銀青色、魚肚白色、水墨色、石藍色、蘆花色、綠色、五色、錦色、荔枝色、珊瑚色、鴨頭綠色、迴文錦色、相思錦色的百家衣，我也不要你的一色百家衣了。」

長老閉目，沉然不答。八戒不知長老心中之事，還要去弄男弄女，叫他乾兒子、濕兒子，討他便宜哩！行者看見，心中焦躁，耳朵裡取出金箍棒，拿起亂趕，嚇得小兒們一個個踢腳分手走去。行者還氣他不過，登時追上，掄棒便打。可憐鬚髮桃顏，化作春駒野火！你看牡丹之下一簇美人，望見行者打殺男女，慌忙棄下採花籃，各人走到潤邊，取了石片來迎行者。行者顏色不改，輕輕把棒一撥，又掃地打死了。

原來孫大聖雖然勇鬥，卻是天性仁慈。當時棒納耳中，不覺涕流眼外，自怨自艾的道：「上天！悟空自皈佛法，收情束氣，不曾妄殺一人；今日忽然忿激，反害了不妖精、不強盜的男女長幼五十餘人，忘卻罪孽深重哩！」走了兩步，又害怕起來，道：「老孫只想後邊地獄，早忘記了現前地獄。我前日打殺得個把妖精，師父就要念咒；殺得幾個強盜，師父登時趕逐。今日師父見了這一千屍首，心中惱怒，把那話兒咒子萬一念了一百遍，堂堂孫大聖就弄做個剝皮糊繇了！你道像什麼體面？」終是心猿智慧，行者高明，此時又便想出個意頭，以為：「我們老和尚是個通文達藝之人，卻又慈悲太過，有些耳朵根軟。我今日做起一篇『送冤』文字，造成哭哭啼啼面孔，一頭讀一頭走；師父若見我這等啼哭，定有三分疑心，叫：『悟空，平日剛強何處去？』我只說：『西方路上有妖精。』師父疑心頓然增了七分，又問我：『妖精何處？叫做何名？』我只說：『妖精叫做打人精。師父若不信時，只看一班男女個個做了血屍靈。』師父聽得妖精利害，膽戰心驚。八戒道：『散了伙罷！』沙僧道：『胡亂行行！』我見他東橫西豎，只得寬慰他們一句道：『全賴靈山觀世音，妖精洞裡如今片瓦無存。』」

行者登時抬石為硯，折梅為筆，造泥為墨，削竹為簡，寫成「送冤」文字；扯了一個秀才袖式，搖搖擺擺，高足闊步，朗聲誦念。其文曰：

維大唐正統皇帝敕賜百寶袈裟五珠錫杖賜號御弟唐僧玄奘大法師門下徒弟第一人、水簾洞主齊天大聖天宮反寇地府豪賓孫悟空行者，謹以清酌庶羞之儀，致箋於無讎無怨春風裡男女之幽魂，曰：

嗚呼！門柳變金，庭蘭孕玉；乾坤不仁，青歲勿毅。胡為乎三月桃花之水，環佩湘飄？九天白鶴之雲，蒼茫煙鎖？嗟！鬼耶？其送汝耶？余竊為君恨之！雖然，走龍蛇於銅棟，室裡臨蠶；哭風雨於玉琴，樓中嘯虎，此素女之周行也。胡為乎春袖紅兮春草綠，春日長兮春壽促？嗟！鬼耶？其送汝耶？余竊恨君！

嗚呼！竹馬一里，螢燈半障；造化小兒，宜弗有怒。胡為乎洗錢未賜，飛鳧烏而浴西淵；雙柱初紅，服鵝衣而游紫谷？嗟！鬼耶？其送汝耶？余竊為君恨之！雖然，七齡孔子，帳中鳴蟋蟀之音；二八曾參，階下拜荔枝之獻。胡為乎不講此正則也？剪玉南疇，碎荷東浦，浮絳之裹不袖，垂乳之桐不哺。嗟！鬼耶？其送汝耶？余竊恨君！

嗚呼！南北西東，未賦招魂之句；張錢徐趙，難估古塚之碑。嗟！鬼耶？其送汝耶？余竊為君恨之！

行者讀罷，早已到了牡丹樹下。只見師父垂頭而睡，沙僧、八戒枕石長眠。行者暗笑道：「老和尚平日有些道氣，再不如此昏倦。今日只是我的飛星好，不該受念咒之苦。」他又摘一根草花，卷成一團，塞在豬八戒耳朵裡，口裡亂嚷道：「悟能，休得夢想顛倒！」八戒在夢裡哼哼的答應道：「師父，你叫悟能做什麼？」

行者曉得八戒夢裡認他做了師父，他便變做師父的聲音，叫聲：「徒弟，方纔觀音菩薩在此經過，叫我致意你哩。」八戒閉了眼，在草裡哼哼的亂滾道：「菩薩可曾說我些什麼？」行者道：「菩薩怎麼不說？菩薩方纔評品了我，又評品了你們三個：先說我未能成佛，教我莫上西天；說悟空決能成佛，教他獨上西天；悟淨可做和尚，教他在西方路上乾淨寺裡修行。菩薩說罷三句，便一眼看著你道：『悟能這等好睏，也上不得西天。你致意他一聲，教他去配了真真愛愛憐憐。』」八戒道：「我也不要西天，也不要憐憐，只要半日黑甜甜。」說罷，又哼的一響，好似牛吼。行者見他不醒，大笑道：「徒弟，我先去也！」竟往西邊化飯去了。

（行者打破男女城，是斬絕情根手段。惜哉一念悲憐，惹起許多妄想。）